



## 周日名采

# 行草展花絮

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，在北京的榮寶齋開了我人生第一次展覽會。前一天抵達，看佈置已經做得完善，放心了。除了自己的字四十六幅，還有十張蘇美璐的插圖，才沒那麼兒悶。我也是一個常去看展覽的人，發誓若有機會自己開一個，一定克服一些小毛病。

什麼毛病呢？通常看完就走，沒買到一幅。為什麼？貴呀。所以這次和主辦單位商量好，盡量把價錢壓低。真跡還是覺得太貴的話，買本紀念冊好了。紀念冊也分三種，平裝版的大家都可以輕鬆地帶回去，要求好一點的有兩種不同尺寸的版本，用宣紙印刷，精美得很。

開一個展覽，再多人來看也是那麼一群，當今有了互聯網，我在各個平台上把作品放上去。榮寶齋也隨時代並進，有自己的網站可以出售作品，所以加起來，連同現場出售的，第一天已經賣掉一半以上了。

事前主辦單位問我不要開個酒會之類的，我最怕這種應酬了，什麼都不要，也謝絕了花籃，每次看到展完後被丟棄的那麼一堆，就覺得又浪費又不環保。我開玩笑說不如折現吧，再不然就用這些錢買本紀念冊。展廳一共有兩層，下面的我放了一幅很長很大的草書《心經》，當成是「鎮店之寶」吧。來看的人因為熟悉內容，對着那些鬼畫符似的草書，也能一字字唸出。

檢討第一天的成績，發現最快賣出，也是賣得最好的，是我那些不合常規的。像「別管我」那幅，賣完後還有客人再訂。在展廳的二樓設有一張案桌，由好友糖糖在那兒泡濃得似墨的熟普洱給我喝，另一張大的，留着給我寫字，我一有空檔，就在那裏寫呀，再寫，然後把賣出的拆下被客帶走，我寫完榮寶齋即裱，隨時補上。

第二天，也是重陽節，在榮寶齋大講堂做一場公開演講，這回有友人褚海濤開的「無憂格子」奶酪贊助，組織了團隊，在現場直播，然後再轉發到其他網絡平台，不然的話，來的人再多，也比不上利用互聯網的效力那麼高。

大家的問題一一回答，除了書法上的，還有盛情的、美食的、反應非常熱烈。

字接着賣，沒有停過，一有空檔，就往整個琉璃廠踴躍，每家字畫店、古董店和書店都進去逛逛，是我多年來的心願。

第三天，應清華大學同學邀請，到禮堂去和大家交流。清華大學當今的銀杏樹葉都已金黃，配襯着這幾天很難得的清澈藍天，環境特別漂亮。同學們的問題集中在年輕的迷惘，我告訴大家唯一克服的方法，



插圖：MEILO SO

就是培養一種興趣或嗜好，研究再研究，研究深了，就會找很多書看，一看之下，原來早已有人做過更深的學問，你能與古人交朋友，那有時間寂寞或迷惘？

也不到處去找東西吃了，北京的交通不是開玩笑的，一出門就一兩個小時塞車，還是乖乖留在展覽會場。好友洪亮到各名店去打包，把一堆堆美食買回來，榮寶齋也特別開恩，讓我在茶桌上開餐，吃得飽飽。洪亮是攝影機名廠哈蘇的高層，到處去展示產品，也乘機尋找美食，吃得身材略胖，為了答謝他的心意，寫了一肥又何妨！相送，他高興得很。

字繼續賣，我繼續補，但也會悶的，悶起來，我和小朋友們玩，攝影家劉展耘的小女孩很可愛，我畫了一個《半鼻子》卡通人物，先畫五個小圈，再一個大圈，點上眼睛，即成。劉千金看得大樂，我也畫得發狂，再來一副史諾比睡在狗屋上的給她。鋪滿滿地的字，劉展耘要他女兒選，她挑了一張《酒色財氣》，真是錘子可教。

和榮寶齋結緣，由我請他們刻木版水印開始，《用心》那兩個字印了多幅，賣完又賣，這也是替來參觀的朋友們着想，真跡太貴，也可以便宜地收藏和真跡一模一樣的木版水印，我替買的人提上名字上款，再原鈐一個印章。

我的生意上的拍檔劉絢強先生一個印刷界的鉅子，擁有最新進的印刷機，像一間房子那麼大，什麼原材都可以印上，玻璃、宣紙、布條，這次他為我做了很多真跡的衍生品，都價廉，其中一幅「莫愁前路無知己，落花時節又逢君」，特別受歡迎。不來現場，網上也可以買到。

展出期間，來了一位嘉賓，大家也認識，就是鍾楚紅了，許多現場看字的朋友遇見了，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榮寶齋行草展，為期六天，圓滿地結束了，展品四十六件全部售罄，應大家要求，再添了多幅，又有訂製十數件，算是對榮寶齋和自己有一個交代。

一般展覽，開完了就完了，但當今的可以不斷地延伸，在網上繼續出品。大家對「別管我」有興趣，再下來就有「誰在乎」、「管他呢」等等，都是不正經的，都是以前書家不肯寫的，我才不管，大家喜什麼買什麼，國內人士所謂的「接地氣」，就是這麼一回事。

返港後，倪匡兄說北京那麼多書法家，你竟然敢去撒野？我笑着：「大家對老人家還是客氣的，所以現在七七八八老才有勇氣。覺得最好的還有一副：雙鬢斑斑不悔今生狂妄。」

一報中

mcwriter@appledaily.com  
逢周日刊登

蔡瀾